

世界傾斜之後

世界傾斜之後，才知道將傾倒的傢俱擺正需要太多的淚水，原來心臟像是花瓶，有了所有者我們都是易碎品。

當電影男女主角面臨分離時，大家開始啜泣。

曾經為了將鞋底與鞋身分離的拖鞋黏合，食指和拇指也黏住了，三秒鐘黏的如此牢固，分開的時候像撕了一層皮，一直以為眼淚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，後來成為生活的必需品，我其實不知道所謂的在一起之後的日子是什麼模樣，只知道後來硬生生的將你從自己身體某一部分撕下，不小心一部份的自己也跟著剝落，找不到也不想再找到。

當電影男女主角的眼中只有彼此的身影，他們正在練習分離。

「我們的話語裡藏著所有我們遇過人的影子，或甚至是我們愛過的。」

日子甚至藏著離開的人，這會不會是另一種留下的方式。

即使再多的巧合，即使通訊軟體將我們拉近，我們聯絡的理由只是錯誤，而對方的聯繫也成為一種不合時宜，時過境遷後的我們，之間發生的所有事情不再浪漫。

練習分離後慢慢的以不一樣的方式與你相處，偶爾想著如果那時候你沒那麼做就好了，也許你也會難過，也許我永遠無法了解你。

你像海一樣的存在，沒有人不喜歡海，只是有人懼怕，而大多數的人也不了解。

是否有人能大方地坦承自己無法忘卻過去，其實很想回到那些時光，只不過在腦中的是片段的時光，細碎拼湊變成偽造的故事，其實片段的下一刻是哭泣的

模樣，剪輯後的影像都是美好的，缺陷被後製，原檔損毀。

他們告訴你日子有更值得浪費的方式，離開後發現生活的本身是平凡，亦或是等待，偶爾期待再被監禁一次，即使與他在一起時再多的索取都是無盡的空虛。

冰塊融化後成為一攤水，水蒸發成水蒸氣後成為雨滴降落在誰的肩上，融化的過程令人窒息，器官健全，但會莫名擰出水滴，心臟絞痛，闔眼卻無法入睡，成為水後慢慢的被陽光蒸發，時間快的無法憐憫上一秒的逝去，日曆越多天忘了撕，只是更具體化了時間的厚度。

曾經和媽媽提起，她希望我別再與他聯絡，未來的某一天我也有可能說出這麼一句話嗎，有時候覺得媽媽的觀念相對保守。

印象中的媽媽總是笑著，我曾責怪她講話的方式開朗的像幼稚園老師，過分的親切，曾責怪她生氣的時候從來不解釋，過了很久她才會默默地說我的責怪對她而言很受傷，女兒的嘴像牙籤，過度的清理殘渣，牙肉流了血。上了大學之後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，享受獨處的生活，越來越少回家，一直以為和家人的關係不需要特別寒暄，直到某一天媽媽說，有一天當我自己的孩子在外的念書，卻從來沒傳過訊息的時候，就會發現自己多麼的可惡。

「我們有兩次成長，一次是離開父母，一次是走近父母」

上大學之後的我好像離父母離的太遠了。

有次我說媽媽煮的湯沒味道，不想喝了，講了兩次，她將碗盤收拾，再也沒和我講話，後來發現她坐在房間門口，看著古裝劇落淚，我不知道當時的眼淚是因為我還是劇情，她不肯跟我說，到了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媽媽生氣的原因。

離家越久，越常看到媽媽落淚，原本笑著說話的她潸然淚下，也許現在離開她

的我，也是為了練習再次接近她。

我知道該如何面對父母，但現在的我常常想逃離，有時候覺得父母再也不是最了解自己的那個人，只剩我自己，但家人卻是最能無條件接納自己的人，不知道能敞開心胸再次接近他們是什麼時候。

他們帶著我接觸世界，後來我離開他們走入世界。

我像浪潮，他們是我永遠的岸，外面世界的風雨襲來，他們是穩固的牆。

如果說離開是為了成長，那麼當年老到只剩孱弱的身體時，他們面對的離開也是為了讓自己堅強嗎，會不會其實離開並不代表任何意涵，每個人都是獨身一人，當臍帶被剪下的那一刻就是獨立的個體，任何的情感連結都是無形的，一個轉身便消失，與其說面對離別，不如說是返璞歸真，也許一切對我們來說太複雜，社會的框架告訴我們必須建立人際關係，卻又攀附關係達成目的，情感只是附加，我們當作理所當然。

不存在的東西，尋找不會有終點。

白雲像浪花，覆蓋了一片緋紅的天空，工廠煙囪排放的黑煙，像是視線的飛蚊症，原本的景色不應是如此，關於疾病診斷是否正確，我也不清楚。

煙囪冒著煙，煙霧在空中皺摺的像工人們黝黑的皮膚，我想起泛黃的齒咬著雪茄的臉，什麼樣的年紀土地也學會了吸菸。雲層漏光，機械挖土，土壤堆起了小山又凹陷，你也在開刀房裡進行心肺手術嗎，你也需要在心臟裡撐起一座支撐架嗎，隔音牆隔絕了快速道路上呼嘯的聲音，也片段了我們看見夕陽降落的模樣，自然現象變得稀有，動物看著每天的日出日落習以為常，我們看著高樓大廈將夕陽拼貼的此起彼落，理所當然。

每分每秒都在與過去道別，景物的逝去，人與人之間情感的聯繫，如果愛情的瞬間有曲線，會不會像是我的髮絲，像是海的波紋，短暫的交錯後又分離。

手機播放著音樂，窗外的綠燈秒數跳表者，小綠人腳步變得匆忙，趕著成為靜止的紅色，會不會有人正像小綠人一樣靠近我的生命。

愛人嗎，是因為愛還是希望被愛。

以為時間很多，但其實寥寥無幾，以為自己不會那麼的失落，當這樣的想法浮現，就是在安慰已經失望的自己了。

關於離別，是日常的一部分，情人、家人、景物，也許不是真正的失去，也許曾來不曾擁有過，也許一切只是路過，而我也是路過一切，其實我不能坦然這一切，我只能坦承自己對於離別的念舊。